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貴州通志卷四十二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吴甸華

謄録監生臣張曾秀

貴州通志卷四十二

藝文

記三

國朝

重修盤江鐵橋碑記　　卞三元

盤江之源出烏撒繞曲靖西尊七星關而下安南境為入滇渡處兩山夾峙類巨靈擘之以界滇黔者也兩崖

中絶壁立如削江水注之淵澄而湍激比險於瞿塘灩
堆雖差狹其濤瀧澒洞不可嚮邇魚鱉弗窟蛟龍弗宮
鯨鱷怪物弗能遊是以方舟無功用楫無力雖忠信如
梁之父莫敢涉也顧盤江之外滇實宅焉茲為黔唇齒
輔車之阨若之何其隘而不可渡也前方伯朱公家民
頗出奇思廼錘鐵以為絙鑿崖以為椽亘兩壁而貫之
緯以板其為絙也其為板也如其度葢亦棧之類橋者
名曰鐵鎖橋始通道云即莊蹻以下曾未及此不知

當日何以飛渡而迄今有之抑亦海內之奇制也歟第鐵之性也剛絙之性也弱横亘幾十澮其中自弗能强矣行其上者足左右下絙輒因之升降而板則或起或伏欹躍岬軋人之體亦與之揺撼不能自持如乘巨浪之艇如履將泮之冰鮮不掉眩而寒栗者且眠前者陟岸而後者始登不則相躡而愈震殆欲前欲却俱不可得危孰甚焉況萬騎萬卒之遄邁乎我

大清削平海內拓土暨滇而疆場猶未盡靖恒遣禁旅更班彈壓歲運數百萬金錢以供芻糗月頻至焉此外飛章羽檄及他遞郵絡繹不絕而昔之七絙今為冦燬者二則力益弱而度益危人胥患之督憲趙公統攝二省大政嘗往來於曲靖安順間歲數道此橋乃熟習形勢則謀於予曰盍亟圖而新之予拜手曰可於是營諸鐵索之次鼎建輿梁焉石之不可而取諸木乃命官督丁役採於山得

巨材二百二十八株排連之使卧於兩岸臨水復鎮之以巨石柱之以勁榦各層累而加率如之凡疊序出馬咸鐍其本加固及兩木之末不接者僅三十有四尺選材可六丈者矩之以交其上而彌縫之植者為檻幬者為屋兀者為門無不宜焉於是乎騰未雲之龍駕未雨之虹矣則與古之鐵索並存於險阻之間雖踵事增華神明其物不可謂非奇思軼出者也視故橋之用則可以雁序而前

可以魚貫而越可以方軌聯鑣擕笈荷擔千萬人逐隊建旟而坦行且不知有山水之厲寧知有風揺電掣之驚乎於戲水土之窮前人濟之以金今也繼之以木五行之利溥矣哉是役也授畧於總督趙公諱廷臣濟其用者藩司顔敏糧道王廷弼程其工者安順司李沈璣永寧刺史徐國維董其役者盤江遊擊王官姚有智安南守備程璧余則賛成之而已工役之值則取諸關税三閲月而就

不以爲勞費俾由滇黔者自今無恐公私賴之僉曰趙公濟川之功哉

關嶺漢將軍碑記　彭而述

自黔入滇蜒程嶢峭彌望皆山車馬多行隙中獨安順迤西當胸而立亘矗雲起則嶺名嶺從關將軍索得名將軍而前不可考也余於順治十七年庚子由滇藩逾此陟將軍祠拜焉閱四年甲辰復以黔臬至則威清使者陳公新其宇丐余文碑其

一事且言曰此前制府趙公意也余竊往讀史傳漢前將軍赫赫矣今天下方州僻壤粢盛肥腯幾與有國者之祀社稷城郭之有孔廟等今將軍名索漢前將軍于其軼事不少槩見荆州之役既已父子殉難無以索名者史失其名歟且中原徐泗兖鄧之間為前將軍百戰之地何以竟無將軍在也既而思之將軍父子所事者劉氏耳南郡之後劉氏既西將軍隨之黔志稱建興之始將軍從諸葛

丞相南征將軍先驅拔山通道為此嶺開先宜血食於此古之名山大川率有神人居之將軍戮力王事君葛悽愴與山川相為不朽豈顧問哉爾時中原鼎沸為西南一隅將用蜀以用天下以延火德之基若使雍闓之亂不止則蜀中震動褒斜以東不敢問矣孔明先南中而後乃有事於中原饒有深意將軍之心與孔明同此嶺之所以傳將軍與將軍之所以常有此嶺非偶然矣或者曰孔明

合荆州不問稱戈瘴毒之鄉與鱗介爭雌雄廹擒縱既成而力亦憊矣安能復問髙光之緒乎此大不然譬之千金之子方有事於强隣怨家而垣墻之内乃有伺窺筐篋曆火於積薪之上者此之不除禍豈在遠孔明之先克南中亦猶是也然則天下之嶺多矣而此嶺獨以將軍傳何歟曰此人心之不忘劉氏也今山半有飲馬泉有關帝像此又因將軍而思及帝者也帝始終爲劉將軍亦始終

爲劉成都雖去後主雖淹沒不傳而人心之帝與人心之將軍不可誣也此關嶺之名後天地而不朽賴是歟先是孫氏竊據黔滇十有六年大師西征惟此嶺戍最嚴迫我師直擣而風靡今緬甸車里南交奉正朔恐後車書一統此嶺實先之何莫非將軍之靈哉按是祠之建肇前代通道都督馬公置守禦所正統麓川之役靖遠王公拓之及大司馬松月伍公登詩告成祠之起皆以遏園有礬

行師克振令

國朝膺命滇黔職方開於十五年之後總制趙公按輿圖考祠典飭榛梢而蘋藻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其知之矣

重開諸葛洞碑記　彭而述

偏橋距沅州四百餘里中聯三衛為黔楚咽沅居楚西偏隸楚偏橋居黔南孔道屬黔而兼隸楚先朝偏沅撫軍之設取名於此以為滇蜀黔粵楚五

省總樞故撫軍駐節兩地從中持緩急楚東南都會百貨所聚江漢而外衆水所歸沅水上接黔之鎮遠所謂㵲水也發源於黔在黄平而上可濫觴下此即可通舟乃偏橋之南𡊨上抵黄平下抵鎮遠二百四十餘里有所為諸葛洞與夫老洞鷄子灘等巨石塡咽不受舟楫沅州至鎮遠而止即勉强溯流夾舟而上必不能踰諸葛洞洞夾兩山青嶂萬仞石大者如象小者如牛從上而下趺為深

潭不能容舠前朝督師太和郭公子章曾經開鑿有碑記可考事久石還本位水歸舊流阻礙如故於是楚粟入黔者自鎮遠而上二百餘里擔負之功百倍其難

國朝順治十五年王師定滇黔貝勒諸軍駐滇黔及鎮兵散布黔南郡縣者以億萬計厥費正等新鎮道徐君及副戎王君以事關軍興力議修舉請之臺使者及藩臬之長初以時絀舉贏未便二君請

原書卷次訛誤

之固議乃僉同鳩工襄事告厥成功下起鎮遠上至黃平竟可通舟轉餉不至乏絕予庚子夏捧滇藩檄道經偏橋聞而壯之與王君並轡往觀歎曰鄭國開渠遂為萬世之利西門豹決滏水潤鄴下國人祠之不衰況乎排鑿疏導力同開山且事關軍國之大乎今夫二百四十里中山路險隘牛車莫施計一夫所負不過四斗一日所行不過五十里二百四十里往返所費一日止以二升計之十

日之中已去其半如是而進計之四十石止得二十四百石止得二百而此百人中之妨農功賠里遞以及胥吏之浸漁不與焉若夫舟即最小者可受十石或二十石是一舟可以省百人數十人之費矣其勞逸奚啻倍蓰若夫商賈免捆載之勞魚鹽得順流之勢而都勻平越之郡得借此轉輸可以仰給他縣無水旱之困且環黔南之洞苗犵狫亦得以本土所產貿易外貨勿生戎心是一舉而

四善備馬又不止軍興一事為然也難者曰黃平
而上距黔尚三百餘里安得不陸曰是不愈於已
乎古人有言得尺即尺得寸即寸況二百四十里
之間乎滇南千有餘里粟所難及所需惟金計東
南吳越之間襁屬不絕於道其所需人功不貲亦
可以稍貸黔之餘力以為滇地黔困少蘇一力辦
滇不尤愈於二者並急乎滇地宜五穀產金錫益
州沃野千里漢唐以來皆屬内地黔兩腋皆苗中

通一線粟不足供外來之用先王開黔所以開滇也昔莊蹻畧黔地而王滇正以非黔則入滇無路今日之役亦猶行古之道也後之君子纉而行之征繕稍暇拓而大之利在百世其興作費用詳載徐君記中兹不悉

嚴革協夫碑記　蔣應修

語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古之善保天下國家者未有不慎用其民者也慎用之則治否則亂慎用之

則安否則危慎用之則田野闢而財賦足否則土

潃竭虛公私交困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亶其然也我

朝驅逐流氛定鼎燕薊吳楚閩粤倐忽蕩平未嘗煩

一民負芻荛運糧糗爲大兵供億故民之從之如

水如市豈非慎用其民之效乎區區滇黔片地何

難走一騎抽一矢刻期掃巻而

世祖章皇帝固遲之十五年之久始從事焉亦曰大兵之

後中原民力竭耳乃滇黔底定駐鎮維艱又不惜歲捐五百餘萬之餉以厚兵力而戢疑貳凡以一隅蠕動上㢢

睿慮譬若癬疥之憂雖全體無患而搔癢不能去心

先皇帝之念不忘民也如此是以經畧閣部洪公上體

宸衷下恤民隱飭令軍餉所至郵遞官弁得以便宜開銷給價僱運一時民樂趨事餉無停軌甚盛心也無何而稽覈令嚴岩責驛運驛運力匱爰議幫協因

幇協而生科派因科派而生横索因横索而生濫應一民也而拉馬而載狗而還貨賄而肩花木而軒優妓而輿罪孽皆民也一民之役於官也而上官而使客而親識而勢豪而差役皆官之使爲之役也嗟乎黔陽一帶民幾犬豕不若矣是烏識天地之性之貴人也哉總督甘公畿輔重臣

天子念邉荒控制爲難毅然簡公經理滇黔兩省公受

命星言夙駕汲汲出民湯火如勤訓練稽尅減繩

貪墨禁餽遺威梗頑輯柔懦崇節儉躬勞苦無事不從民生起見尤於協夫一事謀之撫軍飭司道張之示告凡屬下吏晉謁者罔不諄諄命誡誡以役民之力必妨民之農必耗民之財必輕民之故土必離散民之父子兄弟妨農穀貴耗財室罄輕土業徙離親情散一二民苗不遂而之蜀楚即與紅黑種為伍耳於是聚金錢給郵遞草協濟舉僱募勸力行懲不率始之法令初具繼乃經畫倍明

葢量遠近酌險易大抵僱價權輿於一錢一分嗣有三分四分六分之差等行之期年小民曉然公慎用其民之意即使客亦曉然公慎用其民之意科派杜横索歛濫應戢一時士農樂業工賈安生如公疏所云米值一年減倍者其明驗也乃公猶慮法久玩生日積蠹起繕疏入告訏謨洋洋部議

允覆

天語煌煌礱石勒銘垂憲彰彰愚聞之父母之愛其子

也非苟且旦夕謀必爲之計深遠慮長久使永不即於殆公之於民豈非計深遠慮長久者乎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公之謂也修守平越後於公之莅黔益協夫之革始未嘗不病其扞格難行及奉檄訊衛弁濫應一事益兩閱月而驛夫至六千餘名喟然嘆曰何賤視吾民而虐用之若是用是一遵公令寧以誹我聽之人而不敢暴用一民即公務跋涉必價僱往返不敢自欺欺人以迷謗戾

爰奉

旨勒公疏於通衢俾紳士民苗咸知弊政永革復為之

記刋之行館庶登斯館者共曉然天地之性之貴

人而用之者之宜慎也則由一隅及天下由一日

及萬年坐致庶民用康國祚罔替公之志其一暢

也夫於是乎書

重修陽明書院碑記　　楊雍建

貴陽撫署東偏有陽明先生書院故明大中丞阮

公文中之所嗣修也自兵燹蹂躪以來高陵下谷一望蒼然而空木頹垣猶僅存於寒雲落日烟埃起滅之餘豈有幸歟余以聽政之暇攬其遺址摩娑斷石而按其文辭所稱述先生在黔功德為甚悉因念黔於職方為西南徼遐淵僻陋民雜苗犵山棲而草處椎結卉裳攻刦鬬暴往古所不能柔馴自數百年之間始循法度稱贄奉貢以至於我國家進以文治學者爭自奮於六藝由於訓程感道

懷和薰蒸砥礪卓犖間出登進顯庸發聞四方雖
朝廷文教覃被實大以遐而揆厥阮初報本反始則
黔人之俎豆先生宜不能怠庶幾充大厥宇崇㚖
弗替而風廊兩立陊剥不堪登其門門壊升其堂
堂廞徘徊俯仰以余之莅兹土也而又烏得無情
哉遂乃徵工軌用來會祠下凡齋舍之傾圮無存
者棟楹榑櫨棖闑居楔之腐敗撓折與級磚甓甓
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黕昧者或作或仍以葺以

治室宇具修神位毖清蘄示後人而亦無侈前功工既訖乃伐石以紀之其詞曰伊昔先生至於是邦葺軒以居何陋因名惟德無陋惟人無遠去陋本儒則思其返有祠奕奕親臨炙之尚俾來者欽玆訓辭佩服無斁如參於前良知内照其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

陽明書院碑記　　田雯

余嘗考昔人之不合於時而遷謫其官者或海外

或蠻鄉比比然也柳州播州皆非善地而播州尤非人所居黔地接壤於柳州而播之版圖則半隸於黔明朝二百七十餘年前後以謫官來兹土者有王文成鄒忠介兩先生忠介以抗疏忤江陵杖戍都勻衛日與勻士講明陽明良知之學著書立說大抵尊信文成者文成先生疏救戴銑遂謫爲龍場驛丞得罪之由南皋畧同宜其意之相從也其學問關乎世道人心其功在於生民社稷明臣

中無有出其石者非氣節文章一才一藝之士所可企而及也故南皋尊信之不置而黔之士俎豆之無已也方先生初至龍場劉瑾憾猶未已事且不測自計得失榮辱頗能遁脫獨生死一念未忘乃為石槨自誓居易俟命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告之者呼躍而起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傳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

臆説嗚呼先生之學以謫官而成先生之道其亦由龍場而躋於聖賢之域也耶當日坐擁皋比講習不輟聞風而來學者雍雍濟濟覩其課諸生四條並問荅語録俾尼山之鐸被於羅施絃誦流傳以迄今日黔之士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歲時伏臘或走龍場致奠亦有遥拜於其家者先生之教何其廣而澤何其深且遠歟乃復於窮岩茂箐之間以何陋名軒寅賓為堂君子亭玩易窩舊跡歸

然遺風宛然雖樵人獵士過其地者無不感而生敬流連而慨慕其為人所謂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而况於親炙之者乎其最大者則在於水西安宣慰二書當是時劉六七之巨寇方興安氏之奸謀欲啟發微摘伏有以片紙數言讋服而震懾之消反側於未萌仲天王之大義雖司馬諭蜀殆無以過也嗟乎先生一謫官驛吏耳亦何與地方事而乃寓深心以弭禍亂講吾道以正人心實大有造

於黔也哉而凡膺封疆之重有斯民之責者其亦當媿而知勉矣迨平茶獠征岑猛渕頭八寨猺洞革心鄱湖一戰宸濠授首異勳銘於景鍾大名垂於青史皆自龍場之石槨悟道始奈之何拘牽之説者謂其隣於佛老而輕詆之然而光鋩萬丈揭日月而行先生之道固自若也夫知行合一致知為力行之本而力行實踐則必從功業中體驗而出先生之生平功業赫赫如是當時寧吉輩豈不

聞知之顧乃甘為蠡測不惟先生所哂抑且為南臯所不受也余於撫黔之明年重修其祠既告厥成援筆書此且勒諸石以示黔士之來學者若夫祠之亭樹花竹因革始末則有阮楊之碑在皆所不道也是為記

重修武鄉侯祠碑記

田雯

黔城南貯甲銅鼓諸山多武鄉侯陳蹟世傳侯於章武時南征此其平蠻𡾊地處也按侯以南陽布

衣受三顧之知佐先主奄有巴蜀而成帝業自離草廬以來二十餘年夙昔以管樂自期可以無餘憾矣洎乎受遺詔謂其才十倍曹丕終定大事夫所謂大事者非斤斤於六尺之孤而一隅之安也昭烈之志實未嘗一日忘併魏吞吳身將沒而志不衰蓋欲侯大展其才瞰中原之變興復漢室斯已耳建興元年侯以丞相領益州牧開府治事手握兵柄或以侯處此痛思先帝之顧命勢必奬率

三軍首出祁山為北伐之舉其事審其計決矣而乃汲汲於南征之役者何歟當是時成都甫定根本未固也主幼國疑羣蠻蠢動而人心未歸也皃蠶叢爾之國財用非充也脫一旦興師動衆縣議遠圖彼雍闓朱褒孟獲之徒得從而窺伺之且有以襲其後吾知侯之謹慎必不出此所以遣使聘吳因結和親可以畢力於南征而不敢輕試於北伐此侯之雄畧亦遠謨也夫侯之南征後主親送

於郊詔賜金鉞一曲蓋一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分兵三路遣馬忠攻朱褒李恢向益州達昆明而躬率步騎由水路入越巂又得酋帥濟火率羅鬼諸部刊山通道聚糧以供軍不百日褒闓悉平聞孟獲為蠻王長募生致之於是自艮坑佛光漾瀼川而北歷髳州慶甸而西以暨乎驃國木鹿都魯普坎之間七縱七擒南人不反而心歸矣攻心為上由於街亭敗將之一言而成都根本之

地如盤石矣三月興師五月渡瀘至秋而事定凡牂柯昆明越嶲永昌地方數千里莫不收其豪傑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旅之用財用充而國以富饒矣國富而後治戎講武北伐中原此固善體乎昭烈之志無負永安之托而侯之雄略遠謨為何如耶是豈管仲樂毅之儔所可比擬萬一者哉嗟乎出師二表日月爭光五丈秋風英雄揮涕正所謂運數有歸不可以智力爭

也若夫損益連弩之妙木牛流馬之奇行屯田於渭濱作八陣於魚腹又侯之餘才剩技矣然蜀書所載於侯平蠻之道尤詳不置吏不留兵不運糧三者至當而不易葢置吏而終不相信必成禍患留兵則無所食運糧則苦於山川險阻旦夕告匱而多脫巾之呼惟於既平之後即其渠帥而用之示以信義布以德威俾分守其土各部其民綱紀初定而蠻漢相安此道得也且其征之之方蠻習

擊刺侯故困以兵蠻善燎原侯故攻以火蠻俗尚鬼侯之用兵疑鬼疑神也蠻所恃者深山密箐之中為犇狐三窟之計侯故窮搜之無得避震讋之非敢出也至於貯甲銅鼓陳蹟依然何莫非侯之奇跡閟響有以服蠻人之心也哉山下有祠數百年矣距城不遠余故謁之而且新之復築小亭於山之上覽黔之勝而立石其旁因得考侯南征始末而述所以平蠻之道如此

重修甲秀樓碑記

田雯

甲秀樓者江公東之之所從事也越今百餘年矣波濤洶湧之衝激風雨雷霆之動盪烏得完樓哉葢江公而後無復喜從事者何令之人不逮前人也江公當日知樓之有關於黔而皇皇爲之且有關於黔之人才風氣而以甲秀名之其用意深矣假使江公之後或數年而一人焉或三五十年而又一人焉而不聽乎波濤洶湧風雨雷霆之交於

樓也樓雖不完亦不若今日之甚矣無如江公而後遂成絶響落落百餘年無復喜從事者斯亦樓之不幸也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不獨一樓然矣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嗚呼此蘇子瞻之所以致嘆於驛館歟夫事之始也有創之者事之終也有成之者當夫創者既往成者未來欲存欲亡可斷可續

之際有人焉存一綫以待來兹其人不可少其功最大如經學與理學相表裏也理學成於宋儒趨矣然言誠言敬言禮言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莫不本於經學苟於嬴氏灰燼之餘非得漢儒諸人經各有注傳各有釋火盡薪傳以聞於後世宋儒欲直接洙泗之淵源詎可得乎蓋前事者後事之藉而絕續之交不可無其人也嗟哉此樓也江公之後有人焉今則事半而功倍也惜江公之後無人

焉今則事倍而功半也大抵泄泄焉無復喜從事者吾慮黔之終無此樓也於是鳩工集材而新之度木於林伐石於山計瓦甓墁釘於匠興工於已巳之二月凡百五十日而成立於魚磯烟水之上跨乎長橋垂虹之間可以為黔人之美觀焉雖事倍功半逺不逮江公之所為亦可以無遺憾矣然而人才風氣之所關其在斯乎今日者風氣日挽人才輩出甲乙科名之盛又於黔士之文章卜之

不盡係乎樓之完不完也余將以告夫後之喜從事者是為記

重修偏橋碑記　　衛既齊

施秉彈丸邑耳而黔楚往來實為東西咽喉由黔而之滇之蜀之粵西一綫羊腸聯絡省會且四五馬縣北門外故有橋名偏橋夫楚南密邇荒服故設偏沅巡撫挈一州一衛以命幕府重其地也橋而專有衛名其為關津衝要非一日矣顧地當岑

鰲景㵎之間洪江南逵春夏霖雨暴漲山泉百道爭注奔騰震盪橋亦易圮圮則行旅次且艱苦萬狀康熙二十七年橋圮即於是年議修之官黔中者皆協力鳩助伐石集工縻金一千六百有奇凡閱四寒暑至今三十年而後成其將成也余適奉撫黔

簡命道經其上解槖中糗糧資助之工乃竣其工之鉅而時之久葢如此余觀古昔盛時雨畢除道水涸

成梁畚挶之任一司里轝之有餘孟子之論子産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奏功不過旬日間耳由今觀之何其難易懸絶與蓋黔地紆盤萬山中山嵐蒸鬱恒陰易雨謂之天末又謂之漏天一切橋梁道路與中土之平原曠野較不啻倍蓰無算其工之難成而易壞也大率風土限之也雖然人事修則風土爲之潛移綢繆未雨先事而預防每每用力少而成功速及其傾圮潰爛然後

圖之雖在中土難亦十倍凡事皆然豈容專諉其咎於風土也哉方今天子神聖深仁厚澤徹於梯航萬國之外黔雖遠猶郊圻耳余不敏竊欲奉揚德意俾黔中百度振興儷於中土值斯橋之成於下車時也記之以為百度權輿可也若夫經營鳩助則衆人之成績也其詳書之以志余不欲掠美之意云

重修文昌閣碑記　衛既齊

會城東郊外有峯突起是為木筆文星支衍蟠曲而入城中為院司埸屋之祖術家嫵其未盡聳拔思有以助之乃於子城之上建閣三層中祀文昌上以祀魁下以祀武安王而總名之曰文昌閣葢從其類也閣成而人文蔚起科目奪省榜之半薦南宮宴鷹揚者從不乏人即莅官於兹土者亦多譽寡咎不數歲輒遷擢扶輿之霛信亦有所鍾耶

邇來戈戟頻仍城闕蕩焉若掃而此閣巋然獨存不可謂非呵護之力也然嵐侵雹損榱敗瓦飛神且不免於櫛風而沐雨幾幾有不能復全之勢余見而有觸於衷遂蠲貲募工以整理之未幾而朽者輪敝者奐摩空切日頓還舊觀因伐石以志之曰吾聞文昌六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祿五曰司寇六曰司勲為天六府計集天道而其司籙之神則來晉越嶲張亞子在周為張

仲詩所稱孝友者是也在建興為謝艾傳所云以鐵如意贈姚萇一麾而戈盾戎馬畢列者是也若夫斗柄戴筐一星奎其形似履履以行遠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故文章之事歸之而武安王則所謂絕倫超羣讀春秋明大節義以成仁者也是皆有裨於風教其從而祀之也宜然非徒祀之已也古之大聖至神即古之忠臣孝子信友仁人苟大倫之無忝斯百世而可師生為上卿歿為明神在天

為日星在地為河嶽無二道也則欲紹往烈啟新圖掇鴻名樹駿業當思與鬼神合德砥躬飭行補造化之所不及庶幾可相可將景命有僕百禄是遒不負重修之意也夫

重安江新建浮橋碑記

闔興邦

五行之性莫柔於水而亦莫險於水隄之厚也而水能刷之石之巨也而水能轉之甚者從高而下洶湧澎湃怒似共工撞同夸父其險極矣先王知

其然以為水之散者可障以土水之暴者當浮以木稽之大易渙之彖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中孚之彖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夫坎水也兌澤也巽木也木作舟楫利以行水而橋梁之功有時而窮者通之以舟楫則險者可平今黔險地也而為滇之孔道從西而往者莫險於安南之盤江自鐵橋成而盤江之險不驚從東而來者莫險於黃平之重安江自石橋傾而重安之險益甚葢此橋

齧於水而行旅之號呼於兩涯者已數年矣前制軍范公目擊其險首捐五百金以倡滇黔之文武而飭黄平徐牧為之重修適予自豫移黔亦捐三百金以樂觀其成如是者三年費金六百五十兩突遭山水衝頽一旦付之波臣時康熙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也聞報憮然因念以剛制柔剛必不勝且水性悍土性疎置石其旁溪急𣶏陡衝之而去奏功實難爰進同事商度良策僉曰古有造

舟為梁者盍師其意建為浮橋以通往來庶幾盡善予應曰可仍上其議於制軍王公公亦以為然乃問司庫得兩省捐助銀若干檄令平越守逐一估計共酌價銀一千四百二十六兩零隨委餘慶牛令專司其職採木於山委鐵於冶油麻灰滲工銀口食纖悉畢備凡江之廣濶二十餘丈用船一十六隻每船相去三尺通水勢也船面鋪板一丈五尺護以欄楯防失足也鐵鍊二根橫繫兩岸貫

於船中使有約束也兩岸平砌馬頭重起階級使行者如履大道也其船定於九月搭造三月拆卸仍為住房一十六間所以便堆貯慎守護也酌撥水手八名給以工食處以屋宇則人多而接應易食足而用力勤也有船以聯之有板以平之繫以鐵索則堅施以石磴則坦為房以貯船則可久設夫以守船則可遵如是而重安江之險天地留之而人謀勝之於以知事不相其宜而膠於一定之

法未有能濟者也夫世之人必以爲木不若石之固舟不若橋之安乃盤江之橋架木於鐵絙之上而行者免覆溺之虞重安之橋造舟於大水之中而行者無望洋之歎皆所謂易道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變而求通古未有之者是役也起工於三十四年十月告成於三十五年九月文武之樂輸兩省之協助例得備書於石以告後之人時加修葺焉俾往來於滇黔者利涉大川不震不

球則險者失其險矣

貴州通志卷四十二

貴州通志卷四十三

藝文

文議教說

明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姓名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

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黒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哭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插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子閔然涕下請

往就其傍山麓為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緊何人緊何人吾龍塲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乎來為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胡為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

來則宜欣然就道胡為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勝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攀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內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而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然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

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為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為爾者重而自為者輕也吾不宜復為爾悲矣吾為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鳥飛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宫魂兮魄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

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兹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嘘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道旁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為厲於兹墟兮

討播誓師文　李化龍

葢聞春秋之義人臣無將漢法所誅大逆不道逆

賊楊應龍者本以夷種世厠漢官被我冠裳守彼
爵土輒敢忘天朝豢養之恩恣鬼國兇殘之性初
但殃及骨肉繼乃禍遍蒸黎嬰兒孕婦既被誅戮
殺將屠城以為常事虐焰燔乎五司七姓淫毒漸
於九溪三巴天地不容神人共憤皇上痛兆人之
失所杜列辟之效尤遂伐暴以安民乃興師而問
罪化龍等共以職守咸在戎行義當戡亂戍平勢
須分猷共濟葢必三省之内文武將吏以及四海

之中漢土官兵堅除兇雪恥之圖奮戮力同心之誼庶幾共奬王室乃可必得罪人茲將鞠義旅以徂征敢用對明神而作誓且惟忠可以報主惟公可以服人惟至死不貳可以徇國家之急惟精白無欺可以樹掀揭之勲凡在行間請事斯語如其無貳乃心克勤王事神亦陰為庇相俾享成功若督撫鎮道副參遊守府縣衛所大小文武等官有懷奸飾詐罔上行私乾沒軍貲枉戕民命姤人則

以功為罪逃刑則以罪為功或假公事以報私仇或因小嫌而妨大事或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任一己之見而失三軍之心或當進不進當援不援偷一時之生而戕萬民之命或懐忠不盡退有後言或臨事避難轉生枝節或賞罰功罪之不明或南北漢土之異視或持兩端而窺利或枉三尺以狥情或造疑似影響之説以傾人或挾機械變詐之術以利己有一於此斯即為負國負國之人其名

為賊神明殛之死不旋踵逮及闔門永絶其嗣夫神聰明正直不偏而平一者也有人負國而不知聰明謂何有人負國而不誅正直謂何有人負國而不知誅之不偏與平之謂何夫神護國佑民以食其報者也神不明則士不奮士不奮則賊不滅賊不滅則民不安民不安則凶年疫癘於神亦有不利焉敢盡布之明神惟明神其圖利之

祭張監軍文　　李化龍

嗚呼鄙諺有之人死留名誠得死所雖死亦生惟
公誕河山之粹氣毓燕趙之精英負奇每悲歌慷
慨臨事輒憤惋不平當其守山海備薊州嘗丸
泥封關拊北門之鎖鑰亦嘗鳴劍抵掌絶大漠以
横行既逆酋之發難遂杖策而西征扣門數語肝
胆立傾語時事撫心動色恨籲九閽之無路談叛
逆爵齦立髮顣捐七尺以相從遂戎服而蹈重關
之險乃匹馬而監却月之營信明天日威肅雷霆

望之者鶴唳風聲而避歸之者簞食壺漿以迎既抵賊壘獨主齊盟時投袂而作三軍之氣時揮戈而蹈九地之攻義形於色即衆怒羣猜其奚恤威加於敵遂灰飛電掃以功成蓋聞初五之戰公獨摇旗助喊與賊相持者終日初六之入公則勺水不下卒至勞形而敝精蓋功以此立病以此成者與嗟夫公之死非一端矣當機可乘而輒失盟屢叛而無功甘養虎而遺患誰築舍而反耕縮朒者

為賊所愚至不以一矢相加遺庸懦者縱恣剽掠等三尺若一髮之輕即走卒為之氣塞何況受命而監國之兵又況乎三月之間山嵐水瘴之與居困苦饑渴之相仍公之死勞耶憤耶憂耶鬱耶不然胡為乎以飄飄凌雲之氣不數月而失藏山之蹙咽隣笛之聲嗟乎公則死矣亦膽忠心之士竟與山原之道殣同命世之庸庸碌碌何限往往飽富貴而享功名顧廉頗相如其人死矣千載之下

猶有生氣曹余李志庵庵如泉下人何足為生憶當五月望後義師漸老余且脂車秣馬欲馳入柳營而親取銜命者之首乃以家訃而不果於行獨洒泣而草檄誓一死以激羣情即大衆不無感動公獨拊膺頓足矢諸天日而遂以一日克萬仞之城然則公之死半為國半為我也余亦何心而不掩泣返袂涕沈瀾而淚縱橫臨風一奠茹哀數語蓋半以紀公殉國之績而半以洩吾不平之鳴嗚

呼哀哉

祭房張二將文

李化龍

嗚呼二將軍之死也經歲於今矣人亦有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如二將軍之死輕耶重耶夫逆賊應龍淫怒以逞荼毒生靈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既有年於今矣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封疆之臣滅此朝食豈俟問哉乃數年來未有顯言誅之者何也懦者以私婪者以賄苟就一時

之利而不顧國家久遠之害晚近庸臣大抵然耳葢顯言誅之自房將軍始將軍提一旅捍孤城豈足以當播州之全師徒義氣所激直欲捽逆賊而平吞之恩重身輕威尊命賤所從來矣迨逆賊捲土而來相與從事於顏行將軍不阻不懾擁孤軍以抗強敵又得謀勇俱足如張將軍其人者左右其間一戰東溪再戰四埡奮臂一呼萬夫辟易斬將搴旗潰圍陷陣何其壯也終以力盡援絕鼓衰

士散竟至以身殉城然其英風義烈猶足吐懦夫之氣激壯士之肝亦已奇矣且自二將軍死後賊負不可赦之罪人堅必誅賊之心九伐方張四征伊始此非賊能死二將軍乃二將軍能滅賊也假令守綦江者非有磊磊落落如二將軍必且與賊通必且為賊諱養其鱗甲長其羽翼突而鵲起席捲川巴李特王建前事不遠即不然殺人者可以不死無君者可以自全將使人懷問鼎之心户比

齒馬之跡僭擬成風綱常掃地不及十年人其戎矣瓦解陸沉豈足為喻蓋二將軍死非獨以存蜀是天下理亂得失之關也即謂之重於泰山是耶非耶嗟乎人誰無死以法死以賄死以寒病不得汗五日死以飲酒御婦人死等死耳要以生無榮名死無令聞縱使百千萬刼只如未生甚且貽之臭耳則其死輕也二將軍死既聞天子嘉其義烈贈以極品賞以延世千秋廟貌比於睢陽嗟嗟可

不謂重耶龍既入渝城誓師剿逆高二將軍義乃
為文以祭之二將軍有靈當且率綦城之厲鬼以
殺賊始信二將軍果能滅賊死乃益重也神其饗

諸

議處銅苗事宜　　謝東山

貴州之患惟苗為劇然所以處之訖無定論者遥
度而易言之過也夫自古馭夷之道有三懷柔謂
之撫奉命興師謂之征審其順逆而創艾之謂之

撲滅然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於蠻夷者豈中國之力不足以勝之哉勢不便也故征未可易言也夫撫之於馭夷也猶日用飲食何可緩也顧巽輭者苟以慎重為名又不免於養寇而階亂是撫亦不可獨恃也所以代征而佐撫者有撲滅之法焉此可以便宜行之者也此法行則兵不必衆糧不必多而功倍於征懲者一二安者萬億而無傷於撫是則可為也而好事者或以為無功而不前畏

難者或以為無傷而不問至於危愈熾而禍愈大於是大舉之說復興嗚呼則胡不圖之早之為愈也

建思州府議　　郭子章

思州府治建於都坪正統乙巳陷嘉靖辛亥再陷何利於都坪已遷平溪依軍而守倚江而宅何不利於平溪而論府治者便都坪不便平溪復皆狃於小利未覩要害安於平常忽於變故幸今日賊

去之為安而不虞異日賊來之為禍也平溪有尺籍有武弁有堅城有大江得一太守居中調度何賊之足虞或曰平溪屬楚思州屬黔臂指不相使也今則一家矣或曰民屬府軍屬衛思民在都坪也彼貴陽平越新創亦何民之有今則加以軍民矣或曰迎送有犇走之苦過客有供應之費不若都坪逸也彼貴陽鎮遠平越三郡又將何避焉而以小費妨大計非矣膚見如斯願與豪傑共商之

乃敢以聞之朝

國朝

弭災議　田雯

貴陽百戰之後廬室蕩泯民乃編竹覆茅以居勾連鱗次竈廩無異位故多火一不戒輒延焚數十百家不可撲滅至冬為甚當其將火也城南河水先鳴鳴三日必火其應也若符契戊辰冬十一月庚寅水大鳴牛吼鼓擊聲聞數十里詢之父老咸

云火徵因致齋三日擕薌酌以祀南明之水而告於祝融之神並禱於南將軍之廟然後設禦火之備而大為之防久之水不鳴火亦不應民賴以安因思春秋時宋衛陳鄭之火梓慎先言之裨竈請用瓘斝玉瓚禳火子産不與亦不復火夫火心星融風木也木火母鄭祝融之墟又火房也梓慎之占可謂信而有徵矣子産向不肯用裨竈之言而令乃以水鳴驗之豈有合乎且水以尅火水鳴宜

無火何以反謂之火不亦誕妄之甚歟葢黔地水淺而溪石冬則必竭竭則水與石激而必鳴非以名火也然水竭則少雨而多風風起則火易作此物理之常而不可以喻民也則亦因其俗而劑之又非獨因其俗也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救日月則贊王鼓春秋莊公二十五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則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所以云救也左傳於魯鄭之國言救火甚詳子之治黔也大率

儆其意而行之曰禳習之徒竈告廟鄭之大為社
祈於四鄘卜筮走望不愛牲玉是也曰鈎梯水器
以二十人為率分道用五百人違命者罰習之言
無備猶拾瀋不用命有常刑是也曰濡物習之濟
濡為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是也曰斷牆伐屋習
之去表之槀道還公宮鄭之司馬司寇列居火道
行火所焮是也曰倉庫獄囚習之府庫愼守官人
肅給鄭之府人庫人各儆其事是也曰稽奸驅骩

鄭之使司寇出新客縣士各保其徵是也曰賑恤
營室鄭之書焚室而寬其徵與之材是也曰城池
戎伍鄭之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授兵登陴是也予
倣其意而行之不敢有所置而不講闕而多疎也
然鄭之救火一耳而伍列登城授兵登陴之說
則畧於魯而獨詳於鄭吾知之矣鄭小國也間於
晉楚脫一旦乘釁變作不有武備如鄭之疆宇士
女何東里大夫之心良亦苦矣黔城孤處萬山苗

蠻雜揉哀鴻初集奸宄伺窺令之因火用兵益以僑之治鄭者治黔故曰倣其意而行之所以云救也

祀典議　衛旣齊

古者因事之祭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候之言候也候嘉慶也禳者卻凶咎也求福謂之禱報賽謂之祠皆有祝號祈福祥順豐年逆

時雨三者皆候也寧風旱弭烖兵遠皐疾三者皆禳也令歲秋冬之交宜寒而猶燠熱時令不正瘟疫流行省會兵民兩罹回祿十月朔日尚有奔雷懼政刑之失節有干天和水火疫癘之不時神滋恫民滋沴也事神治民地方有司之責刭為大吏表率兹土心惴惴何敢康寧為民請命禬禜之典皆宜脩舉其在小祝將事著有候禳禱祠之祝號昌郱法而行之考祭法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相

近一日相迎也一日即禳祈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周禮以槱燎祭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槱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積柴實牲體焉燔燎而升烟所以報陽也今郡縣有風雲雷雨壇則寒暑風雨之祭可舉也周禮以貍沉祭山林川澤祭山林曰貍祭川澤曰沉以疈辜祭四方疈披牲胸謂磔禳也又命主祠祭禽於四方謂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即司馬職所云羅弊

獻禽也此皆方社之祭令郡縣有山川社稷壇皆可祭也又禮記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歲十二月建亥之月周正也月令孟冬祀公社門閭臘先祖五祀養老勞農等事皆於蜡祭時合而舉之八蜡者一先嗇謂神農也二司嗇謂后稷也三農謂田畯也四郵表畷郵表郵舍所表田畔也畷井田間道也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五貓虎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

虎謂其食田豕也六防謂昔為堤防使吾禦水患者也七水庸謂昔為畎澮溝洫使吾為旱備者也八昆蟲謂暑生寒死螟螽之屬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古者年穀順成八蜡乃通故豐年豳頌為孟冬八蜡之詩令歲秋收稔則蜡禮宜復也令擬於東門外風雲雷雨壇祭寒暑風雨之神詩歌信南山之二章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

百穀於西門外山川社稷壇祭方社八蜡之神詩歌甫田之二章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於火神廟祭詩歌大田之二章於城隍廟祭詩歌豐年載芟良耜之三章

五王位次議　　鄂爾泰

為以五王位次頒示各學事照得本部院前在江

南據宜興縣學詳稱轉奉憲牌即將啟聖祠改造
謹繹部文内開添設神牌按昭穆位次或係正位
南向餘依世代東西分別或以五代並皆南向止
照左右次序分别昭穆原未經示明相應詳請批
示遵行本司看得奉
上諭將
肇聖王裕聖王詒聖王昌聖王啟聖王加封王爵
改造聖祠添設神牌此誠千古未有之盛典萬世

不朽之鴻猷也但昭穆位次若非依據經文詳請
定式則即一省之内各府州縣互有異同非以尊
崇聖教仰答
帝心也今博採經傳準古酌今欲令各學規模歸於畫
一未敢擅專謹依稿詳議呈列於左謹按典禮該
學所稱肇聖王以下昭穆位次所謂正位南向餘
依世代東西分别者非也所謂並皆南向照左右
次序分别昭穆者亦非也甞考諸經義周禮春官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而昭穆之名始見於此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而昭穆之位次未有聞焉祭統曰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此雖主生者之昭穆而言而亦可知昭穆之義大抵取於有别有序而無亂者也至於昭穆位次於經義皆無所據後世儒者議論紛紜鮮所適從古今禮制既殊

其廟貌規模廣狹豐儉之度亦難以古制相繩惟博採朱子之論明乎禮意之所在以為之折衷可耳朱子嘗引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考諸孫毓之說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内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由此觀之則廟中之主昭穆各不相望而義取於有別令所謂並皆南向左右次序分別昭穆者是無别之甚者也故謂其說非也朱子之言

曰太祖之廟始祖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凡廟主在本堂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祖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

故謂之穆葢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袷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五廟同爲都宫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内有以各全其尊由此觀之古者廟皆南向廟主皆東向羣廟之制雖左昭右穆皆以各全其尊惟祫祭始屈於太祖之尊而就南向北向之列則各全其尊者常也屈於所尊者暫也今所謂正位南向餘依世代東西分

別者是使居正位者止一筆聖自此而下啟聖亦不得以自全其尊而常就旁列故其說亦非也朱子之言又曰後世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南渡之後無復舊章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莫有知其原者是古制之不可復見朱子已言之矣然則如之何而可為之準古酌今依經傳義

則莫若廟固南向主亦南向不可謂古是而今非也況弟子之於先師後人之於先聖既南向則主祭者以下皆得北面是南向之禮固一定而不可易者也而欲各立一廟以成尊勢有不能同居一室而無别禮又不可令惟就廟之中隨其地之廣狹分為五室所謂五室者非能凖諸古制不過如今之所謂龕是也以肇聖倣始祖之禮居於正北裕聖居左詒聖居右稍次而南更約前尺許而肇

聖之室視裕聖詒聖約深尺許裕聖詒聖視昌聖啟聖復約深尺許從外觀之則五室並齊從內觀之則位之淺深各殊系之尊卑自別則五聖之靈其亦可安矣乎要而言之則同在一廟即外為都宮之禮也肇聖居北即太祖居北之禮也四聖以次而南即二昭二穆以次而南之禮也左昭右穆即不失其序之禮也各為一室即各成其尊之禮也子游不云其庶幾乏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予不敢自謂其説之果中亦庶幾亡於禮者之禮也夫若此者變而不失其為常也權而不害其為經也變而可常權而可經則於禮也其庶幾乎此議業經江寧撫都院行之七屬復經兩江督部院頒示兩江在案今本部院蒞任滇黔所有五王位次擬合頒行

明

示龍塲諸生教條　王守仁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為助也以四事相規聊以答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其慎聽毋忽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

之如此而不為善可也為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為善為君子使為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為惡可也為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為惡為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已立志為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為高而以勤謹謙抑為上諸生試觀儕輩

之中茍有虚而為盈無而為有諱已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禀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為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茍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已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已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資禀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

人人果遂以彼為無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為大賢者為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刻薄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

然亦不當以此自歉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寇盜今日不害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澁疑沮而甘心於汙濁終焉則吾亦絶爾矣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為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

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

為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

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

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

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

莽耳謬為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

況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

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

吾而是也因得以名其是吾而非也因是以去其非葢斅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國朝

丁祭敎　鄂爾泰

竊惟

至聖先師萬世之師表也冠帶集圜橋

天子有臨雍之典春秋屆仲月上丁修釋菜之儀內則命夫冑子三公外則寄於有司羣妝典㬌嚴也誰

敢懈焉本部院前蒞南藩職司秉𢀖恭逢丁祭親
齋沐而宿黌宮先令儒官較籌書而正祭䖒乃知
牲或已經宰殺既失告全致潔之心物豈盡屬肥
鮮更乖博碩蕃滋之義且或常供不充夫額數任
先後以那移珍品不給於豆籩致葅醢之雙疊兼
聞各學亦有同風罔知共竭精誠但觧奉行故事
甚或尊罍未備疇詳犧象之形琴瑟雖陳莫辯敔
篪之狀觀者如牆如堵任彼咆哮祭者似醉似癡

頹如聾瞽一尊繞薦滿庭之燎火無光三獻未終兩廡之燈燐已滅於是登鉶與簠簋悉憑顛倒几筵鹿兔與榛菱似遇摩空鸇雀分甘奪膳半由承祭之家人拍地喧天逞問糾儀之齋長駿奔髦士宴時怒髮衝冠輿隸膳夫一片雄心染指凡此之類罪豈勝誅皆由約束不嚴亦以躬行未善不思主爵則身膺一命幸得窺聖人門牆分獻則職任半壇原以司泮宮俎豆平時未知化導已嘗尸位

之譏臨事不克恪恭難免曠官之咎於是飭郡守州牧縣令等職兼以誠教授學正訓導諸員各矢乃心以襄大典預期三日牲牷皆供乎餼牵先事一朝品物畫陳於頖壁齋戒沐浴來觀習樂試歌舞於明倫堂前料量潔清退服寢衣歛精神於尊經閣畔庶幾必誠必信斯夙夜之惟寅無怠無慾知神人之感格是幷申之條約用以湏諸學宫業經江南各學遵照奉行在案令本部院莅任滇黔

合行通飭為此仰各府州縣等官并教授學正訓導諸員務須恪遵奉行令將條約開列於左

一既奉

肇聖五王不惟籩簋豆籩照數增設即牲牷亦應各增其四有議共牲者其說不可從考之典禮惟配享有可以共牲者專主無共牲之禮書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其明徵也自三代至漢唐皆不聞共牲之說惟後漢有青帝赤帝共一犢白帝黑帝

共一犢者議者非之唐開元時五品以上室異牲六品以下共牲豈有王爵而可共牲者乎其各照數增一為五可也

一祭牲祭品皆有定額一豆一籩罔可缺遺況牲取親割以告虔也取其毛血以告全也可旣宰而入學門乎豕曰剛鬣注謂其豕肥則鬣剛羊曰柔毛註謂其羊肥則毛細而柔弱此博碩肥腯之所由稱也可以瘦瘠不堪之豕羊而飲之灌之以充

牲牷乎既宰且不可瘦瘠且不可況可缺其額數而肥吏胥之囊橐乎月令曰犧牲勿用牝又曰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註曰上帝且歆享之況羣神乎嗣後各官俱須先三日親至學視牲牷如法然後稽其數使人牧之以待先一夕親割雖奸其何所施乎

一丁祭先數日集樂舞生演習精熟先一日與祭

官親同往觀不得草率從事

一丁祭先一夕凡與祭官齊集學宫齋宿不得有

一員私宿本署

一丁祭之日庭燎燈燭務須光明如晝以俟祭畢

後已除神前燈燭外即官員不得各自張燈

一丁祭之日櫺星門内不得容一閒雜人所有事

宜止許學書幹辦及小心謹慎門斗二人或四人

照管燈燭其官員僕從人等一概於門外伺候萬

勿使僕從持燈夾塾相隨上殿及上兩廡之禮君師一體毋得自取罪戾以遺失禮之愆

一丁祭之日既不許容一閒雜人自無有搶奪祭燭及祭品之事倘或仍有潛匿門内乘空搶奪者以盜賊論即時擒獲解報以憑盡法重究

一學宫之地聖賢靈爽所依不惟丁祭宜修治肅清即平日尤宜掃灑潔凈近每見黌宫以内栽瓜種菜學圃成澆灌之場曝被晒衣諸生絶往來之

路甚至丹楹刻桷徒供蝙蝠棲遲鳥革翬飛盡是
鼪鼯巢穴蛛塵百斛廟貌埋埃垢之中鼺糞千箕
腥穢闈宮牆之外皆已安之若素久且習為固然
甚至先儒先賢兩廡之神牌倒置鄉賢名宦兩祠
之神位傾頹非其子孫有誰咨問加之朽蠹若罔
聞知凡爾學官所司何職即諸門斗多亦奚為嗣
後教官不時巡察務令門斗分班輪值逐月掃除
學宮之內不得容一毫塵埃庶亦無忝厥司之一

端也共襄

鉅典各慎毋忽

積穀說　　田雯

余於戊辰八月入黔視事值歲豐穀賤凡一金可糴六斛於是謀共事黔省者相率出俸錢以易之得穀三千石有奇司會司書記之倉人廩人掌之葢將以防天時之不常而濟地利人和之不及也時有謂余之迂者余曰不然周禮大司徒荒政十

二其言救荒最詳而遺人掌邦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治年之凶豐此積穀所自來也耿壽昌立常平倉朱子有社倉法制非不善而汲黯之矯制繼之復何人乎矧黔之無粟可發也富弼之青州勸民出粟益以官廩倣而行之又涉於多事矣矧黔之民稱而久貧也令惟以俸錢之所入為粟米之所出不動帑不勞民何不可者李悝有平糴法以洪周給之仁耿壽昌糴穀於

近郡以省漕卒之費法固善而意亦良美矣至於白居易極言和糴之弊蘇轍連疏青苗之禍此又害民之甚者今惟以市價之盈虛消長隨商賈之貿易有無不假胥吏不驚市廛又未見其不可也然而謂余之迂者抑嘗熟思審處夫黔否耶黔多石少田山高箐密去城郭五里之外所隸皆猓玀犵狫椎髻鴂舌之徒而行旅之螘穴於闤闠間者朝而之蜀之楚焉夕而之滇之粵焉非有恒產之

守也非有土著之樂也非有擔石之儲而聚族之謀也脱一旦雨暘愆耕作廢金死粟生道殣相望即為之求轉移於蜀楚滇粵之間是猶止渴而掘井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烏可得哉不寧惟是明天啟壬戌間安邦彦之亂賊圍洨歲城中無米人相食殆盡此非其明鑒與方今邊陲綏靖苗蠻向化仰頼

聖天子柔遠德意以共樂昇平自可弗慮乎寇盜然尭

水湯旱則未敢預計其必無也夫積穀之舉殆亦因地制宜司封疆者黽勉其所有事焉耳然往往必摭古證今以伸其說而終不離於老生之常談余則誠迂矣

盬價說　田雯

河東昆吾波斯𠛬賔于闐骨咄莫不有鹽而黔獨無仰給於蜀微蜀則黔不知味矣蜀之鹽不一産要皆出於井順慶之非久堙塗堬之井有禁所轉

致者惟戎州耳又不可以舟車通肩磨蹄血而後至其來也不易則直不得不昂直昂而民之艱食者比比矣黔民洵苦矣哉三月之忘獨藜莧腸哉當其匱也代之以狗椒椒之性辛辛以代鹹秪誑夫舌耳非正味也即遇其饒亦止沾唇而量腹如水之交不在和羹也而安問其為紫為赤為耑為散與夫為苦為飴為形為巨桃也哉無他困於錐刀故也鹽之直取於榖榖日賤而鹽不肯平十鍾

不能易一豆安得而不苦其乏夫鹽木枝可生陸地可生豈山國獨不生母亦牢盆之術未精管商之政未講耶不然即輸滇淮而足之奚不可然不必也緩關市之征而覈居奇之蝨則幾矣

雄黃說　　田雯

產安籠之這興邇於粵採之法易於砂塊者為上末次之皎者為上黯次之卮榼仙佛皆可鑿塊不恒得則聚瑣屑而熔之熔之之用為茅膠茅膠者

著蘋之別種不可食者也其汁若鬆漆可以合離而革渙黄有雌有雄雄則皎雌則黯矣古人點讀之誤抹以雌黄人之譸張為幻者率類是故曰雌黄其口而春申君以之塗堂故曰黄堂蒲觴藥物取諸是辟惡而除毒也虺螫見之則骨靡黄之精為至寶其光可奪日佩之宜男賈是用售連城不足多也

烏蒙馬說　　田雯

馬之良者為冀北而渥洼之種則友龍大宛之來則汗血渥洼大宛皆西域也水西烏蒙近於西故多良馬上者可數百金中亦半之其鬻於外者凡馬也而其上者蠻人愛之不肯鬻亦不頻騎惟作戛（祀鬼也）臨陣乃用之蠻死則以殉水西之馬狀甚美前視雞鳴後瞷犬蹲膈濶膊厚腰平背圓秣之以苦蕎馬啖之以薑鹽馬遇暑喝又飲之以虀漿馬體畢而力勁質小而德全登山蹄嶺逐電歘雲

鄙螳螂而笑蝘蜓也龍鬐鬼臆肉角蔺筋志倜儻而精權奇也有馬如此不可謂非良矣然而未若烏蒙之異也烏蒙之馬體貌不逮水西而神駿過之食蒼筤之根飲甘泉之水首如碓蹄如盂齒皆黄區耳則桃記以平塗試之夷然弗屑反不善走而志在千里隱然有不受覊勒之意所以英雄之才不易測而君子之道貴養晦也為郵無正九方臯者蝵亦難矣辨之則不以耳而以齒耳之桃記

又如眉月然葢多㞉以攫重購者孰謂爲蠻愚哉詰其故惟善於攻駒駒始生必竇嗇其母時饑渴而潔寢處曉夕與俱所以助其湩而使溢厚其子之氣而無閼也生三月差質之佳者而教之縶其母於層巖之巔餧之移晷駒故戀乳不可得倏縱之則旁皇躑躅奮迅騰踔而直上不知其爲峻矣已乃縶母於千仭之下而上其駒母呼子應顧盼徘徊而不能自禁故弛之則狂犇衝逸而徑下亦

不知其為險也如此者數四而末已焉則其膽練矣其才猛矣其氣肆矣其神全矣既成陶復絆其踵而曳之以齊其足所投無不如意而後馳驟之盤旋之蹬封之上嵒澗之間金鞭一下欲嘶不成則陟太行若培塿履羊腸若莊馗而軼倫超羣也嗚呼此烏蒙馬之所以良也天下事何一不由於學而況馬乎

水銀說　　田雯

竈有大小釜亦如之大者容砂二十升離而為十層次入之間以狩紕布陳汞灰於其上治以杓中凹闕凸覆以釜差殺之搽鹽泥而塗其脣縈之乃煆之凡一晝夜汞成滴滴懸珠滉漾璀燦皆升於覆釜之腹小者以煎砂石相錯之巖子既實之掩以筠籠籠如篩塗以泥豆其孔以疏氣者四孔則周遭槽之穴其上覆以小覺亦鹽泥固之而後煆灶鄉可成汞登於覺溢則注於孔之槽俟其性

定把而注諸豕脬裹而縛之乃可行逺如或傾之斂之以椒聚集如故啟釜甓者必含蘸或鬻汁乃可邇不則觸其氣而齒墮已成汞而升之復可為硃不忘其本物亦有然者矣又有自然之汞生砂中不待烹煉而成者尤不易得羽化之資糧也

硃砂説　　田雯

自馬蹄關至用砂壩十里而近自用砂壩至洋水熱水五十里而遥皆砂廠也洋熱之砂為箭鏃為

箇子用𡓍之砂為斧劈為鏡面此其凡也采砂者必驗其影見若匏壺者見若竹節者尾之掘地而下曰井平行而入曰墅直而高者曰天平墜而斜者曰牛吸水皆必支木幂版以為廂而後可障土㽘鋪錘斵斧钁之用靡不備焚膏而入蛇行匍匐如追亡子控金頤而逐原鹿夜以為旦死生震壓之所不計也石則斧之過堅則爇之必達而後止有猴猊馬象王焉於莬長離焉大幸矣否則栝棬

馬簍藪馬簪珥馬要亦聽之龎而重者為砂寳伏土中呴呴作伏雌聲聞者毋得驚驚則他走凡砂之走響如松風無巨無細咸以晶熒為上柳子所謂色如芙蓉是也方其負荷而出投之水淘之汰之揺以林漂以箕既淨囊而漉之不即乾口以吹之其水或瀦之池或引之竿越崗踰嶺涓涓天上落也獲之多寡眂虜命地之啟閉眂虜時砂之楛良眂虜質不可強亦不可恒也銅仁萬山婺川板

廠皆有之

革器說　　田雯

盤盂盎盞之屬凡數種矣壺爲善捫酒乳茶注之提之等於滑稽鴟夷也若碁局則遜楸枰之逸響矣戎宜預箭匏馬韉囊之被之等於障泥玫瑰也若細合又增陸離之采色矣用水牛皮牝者首牡者亞馬潤者貴狹者賤馬髮者上皴者次焉以水浸之燔毛剸肉取其澤且平也以火烘之龜文縵

理取其乾且厚也以木張之以蠡定之以刀削之而後膏以楄鬃焉膏之其功十也以沙覆之以土窨之以石礱之石出威清而後繪以文采焉繪之其色四也四色皆和漆成之首則黃蓋色之正者故首也蘇長公與人論蒳謂如叔向之取鬷蔑是也黃以石黃絳以瀧口砂碧色合靛青石黃而一之羊肝色兼黃硃靛而三之鎵車鐵筆花鳥賦形斵輪承蜩之技也雕蟲鏤卉運斤成風崔青蚓邊鸞之

手也又水西有乳漆器其制度畧同獨繪事各別不謂鬼方人有此奇巧耳

先農說

鄂爾泰

耤田之禮宜祀先農夫先農何神也始於何時神位宜何如書壇設何所涓吉何日陳設何器祭享何品樂奏何章既躬親其事敢不先考正其說試為畧言之古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植百穀周

棄繼之故祀以為稷此祀稷之始也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此祀社之始也而郊特牲稱天子大蜡八先嗇一神農也司嗇二后稷之官也農三古之田畯有功於民者也郵表畷四郵亭之舍標表田畝田畯居之以督耕者也貓虎五貓食田鼠虎食田豕皆有功於稼者也防六水庸也防隄也以蓄水亦以障水庸溝也以受水亦以洩水皆農事之備也昆蟲八螟

蝗之屬害稼者也是故蜡之祭有八皆以爲農而以先嗇爲主葢以先農爲八神之主此祀農之始也班固食貨志又從而申其說曰闢土殖穀曰農炎帝教民殖穀故號神農氏謂神其業也又厲山氏有子曰農能殖百穀後世因名耕甿曰農其言農之義甚著而先農之稱考之於經未有紀載惟劉向五經要義曰壇於田以祀先農如社衛宏漢議春始東耕於藉田引詩先農則神農也魏秦靜

議風伯雨師靈星先農社稷為國六神晉太始四年耕於東郊以太牢祀先農周隋及唐所稱先農皆祭神農於帝社配以后稷即貞觀初太宗親耕東郊仍措田壇之名也垂拱中乃以耕田壇而為先農壇開元十九年祀神農之壇上以后稷配二十三年親祀神農於東郊配以勾芒遂躬耕盡隴止乾元二年詔去耒耕雕刻天子出通化門釋軷而入壇遂祭神農以后稷配冕而朱紘躬九推馬

憲宗元和五年詔以來歲正月耤田太常修撰韋公肅言耤田禮廢久矣有司無可考乃據禮經參考開元乾元故事為先農壇於耤田此先農壇之所由來也漢文帝紀二年春正月丁亥開耤田唐禮樂志春孟吉亥享先農此春月亥日祀先農之所由來也臣於是本之經佐之史核之國朝會典而為之參酌其制即如今之於神位也則書曰先農之神蓋以神農后稷皆各有所專祀而

於此則統而書之也然以
頒示天下使農夫皆能曉其義則必實指其名而數之
曰某某教農之君某某勸農之官也使農夫皆得
津津口頰轉相稱誦愛慕嚮往而後其用力益勤
則是先農之位宜主神農而配以后稷神農居中
后稷居右皆南嚮田畯以下依八蜡之祀皆東西
嚮比於兩廡之祀而位次正矣諸侯親耕於東郊
則督撫以下之耤田皆宜在東郊先農壇在耤田

之北壝門南嚮中為先農壇壇高而方四面有陛祭日奉神位以祀壇之後為神庫如祭宗廟寢室之制以安神位壇之前旁為瘞池以瘞毛血神庫之左為神倉儲耤田之穀以供粢盛酒醴神庫之右為宰牲亭以供親割壇門外為觀耕臺下為耤田壇之旁别置齋室未祭而齋既祭而燕皆於其地而壇基立矣古之躬耕在孟春元辰後之躬耕在孟春吉亥宗乎古則宜用元辰法乎近則宜用

吉亥而涓吉定矣其在祭祀則三爵一尊酒盞三十登一鉶二簠二簋二籩十豆十筐一俎一毛血盤一爐一燭臺二香案一祝板一而祭器備矣其在祭品天子則用太牢督撫以下則用少牢餘無可減爵實以酒醴登實以太羹鉶實以和羹簠實以黍稷簋實以稻粱籩實以棗栗榛菱芡鹿脯白餅黑餅形鹽藁魚豆實以菁菹芹菹筍菹韭菹鹿醢兔醢魚醢醓醢脾析豚拍筐實以青色量帛俎

實以羊一豕一而品物齊矣若夫樂奏七章則以丁祭樂舞為之舞佾如其數迎神奏永豐之章奠帛初獻奏時豐之章亞獻奏咸豐之章終獻奏大豐之章徹饌奏屢豐之章送神奏報豐之章望瘞奏慶豐之章七闋既終而樂奏成矣未祭之先自齋宿以至省牲省牷演禮演樂祭之日自迎神以至於初獻終獻送神望瘞悉如文廟之儀而大禮舉矣位次正而心不疑壇基立而地不遷涓吉定

而時不忒粢品備而知其不可假易品物齊而知其不貴殊珍樂奏成而無有不和大禮舉而孰敢不敬而先農説於是乎畢

耤田說

鄂爾泰

禮之有耤田也明仁也教孝也以天子之尊而必親耕則天下之爲農者孰不勤於耕此天子之仁愛天下而使之務本也所以明仁也以天子之尊而必親耕以供粢盛則天下之爲子者孰不勤於

養此天子之孝先天下而使之養親也所以教孝也月令有之曰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謹按元日上辛也元辰郊後吉日也日以干言辰以支言互文也則是耕耤之典當行於祈穀之後而同在孟春之月也考

之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耤以時入
以供粢盛此即天子之耤田而甸師掌之者也然
耤田不獨天子有之諸侯亦然祭義曰天子為耤
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耤百畝冕而青紘
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先古以為醴酪粢盛於是
乎取之敬之至也是以千畝百畝之數此天子諸
侯之視為等級而其躬耕以致敬則一也祭統曰
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蠶於北郊以供

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供粢盛夫人蠶於北郊以供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是故南郊東郊之殊此天子諸侯之視為分別而其親耕以致誠信則一也後世躬耕不行耤田漸廢周宣王不耤千畝虢文公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

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龎淳固於是乎成觀於此語而知耤田之義廣矣大矣漢文帝二年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耤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夫文帝漢之賢君也此禮既舉後之明主亦猶能踵而行之然唯天子行之畿內天子而外無復有議及者幾比於繁纓大輅之不可請近代郡縣大者不惟比於古公侯之國而小者亦遠勝於子男之邦則耤田之禮皆所當行

乃不惟郡縣不惟督撫即天子亦不能歲舉此禮即使歲舉此禮京畿而外公侯大夫鮮有能講明其義者今

聖天子特舉躬耕以為天下先自督撫以及郡縣州衛所等官凡任守土之司通行耕耤之禮此誠千古未有之曠典也臣身為總制兩省封疆一身表率況滇黔在萬里之遠僻處蠻荒一旦躬逢盛舉不獨山農野叟實所未聞即搢紳士夫亦無從考覈

臣不揣膚陋用表彰其義著為耤田先農二說宣
示僚屬遍告農夫使知我
聖天子本此仁孝之至推廣誠敬之思而其所以為臣
民祈
天永命以同享夫萬邦屢豐之慶者其用意誠深且遠
可不共殫其仁孝誠敬之心以承
聖眷而荅
天休哉至於耕耤儀注已詳於會典位有尊卑禮無二

致可彷其意而行之無所容其末議也臣謹稽首而為之說

貴州通志卷四十三